皇清經解

仁12
478
127

678
.17

仁
478
127

門口 12

弁服釋例

爵弁服下

學海堂
興化任侍御大椿著

支那學術研究所錢

爵弁以三十升布爲之赤色而微黑上古以布中古以絲廣八寸長尺六寸或曰高八寸長尺二寸

七月載玄載黃疏緦今禮記作爵言如爵弁色也

司服凡弔事弁絰服疏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

鍾氏五入爲緦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前爲緦緦

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

司農云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

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頵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入掌之凡元色者在纁緇之閒其六入者與

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疏云爵弁者冕之次者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曰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者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緇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故云赤而微黑也云如爵頭然者以目驗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喻也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故鄭注鍾氏云緅今禮昏

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鄭此言赤者對文爲赤若將緅比纁則又黑多矣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爲緅乎故巾車云雀飾鄭云雀黑多赤少之色是也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哀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

記周弁殷冔夏收疏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禮弁冕相參攷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

喪服記朋友麻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疏言爵弁者制如冕以木爲中幹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一寸二分以三十升布上元下纁爵弁之體廣長亦然亦以三十升布但染作爵頭

色赤多黑少之色置之於版上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冔弁者如雀頭色

案後漢志注引蔡邕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大而後小夏
純黑而赤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詩云常
服黼冔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上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
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則是布用三十六升與鄭注異玆
八十縷曰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也古布濶二尺二寸
當今尺三寸有奇若容三十升二千四百縷則今尺一分
之地幾容十八縷已恐過密難成若後漢志注所引獨斷
云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則一分之地幾容二十一縷有
奇更爲細密難成矣今玆獨斷本文但云三十升布不云

三十六升則後漢書注中六字當爲衍文又玆班固食貨
志布廣二尺二寸後魏書舊制人閒所織絹布等皆幅廣
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端與鄭此注同淮南子天文訓
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
寸注古者幅比皆然也據此則幅又不止二尺二寸矣淮
南子高誘皆漢人其說似亦有據古冕弁用布每幅容麻
三十升或幅廣之度不盡如班志及鄭注所云乎

又案左氏桓二年傳袞冕黻舄疏引阮諶三禮圖漢禮器
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
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
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

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司服疏謂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士冠禮疏以冕制參攷弁制謂皆廣八寸長尺六寸三禮圖所載舊圖亦同則與漢禮器制度冕制合又後漢志及獨斷晉志均云爵弁高八寸長尺二寸初學記引董巴輿服志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則爵弁大小尺寸傳述又異豈廣八寸長尺六寸者爲天子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者爲諸侯以下爵弁亦如沈氏所云諸侯天子之冕大小各異乎但左氏桓二年傳疏引董巴輿服志謂冕廣七寸長尺二寸初學記引董巴輿服志爵弁廣八寸長尺二寸則是爵弁反廣於冕一寸似與冕弁大小之制未合也

又案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厪注爵弁者制如冕黑色與前爵弁服注赤而微黑似小有異攷染法三入以前全以丹秫染赤至四入染黑乃爲紺紺更染黑乃爲緅是赤已三入黑方再入赤深黑淺爲青廣雅云碧縹紺繰緅緦總蒼青也青亦爲黑記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則以青爲黑也蓋緦爲淺黑故緦爲青黑亦爲青爵緦同色此色以赤爲體則曰赤而微黑以黑變赤則曰黑色鄭士冠禮前後二注互相成也又攷說文纔字下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蓋四入爲紺五入爲緅緅雖黑深於紺尚與紺相近故說文云如紺而比之六入之元七入之緇則淺矣師古文帝紀注纔少也淺與少同玩纔字之

義可以知爵色矣

又案獨斷曰冕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則鄭注士冠禮所云三十升布據上古也孔子曰今也純儉據中古也後漢志及晉志釋爵弁皆云繒其上則不以布矣皆法中古也

又案後漢志載爵弁之制云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攷玉海引三禮圖周弁殷冔夏收之制云三冠下皆有收注云如笠下收則收之一物在弁之下又以持笄則兩旁皆有之豈亦如皮弁之邸有周緣之象如魏臺訪議所云乎又後漢志載幘制云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又云尚書幘收方三寸則收之廣長皆三寸其形方正攷隋志烏紗帽即幘之遺制今所傳烏紗帽別以漆紗方二三寸施帽後其即合後施收歟以幘之收求弁之收未知合否古制既湮終不可以臆測也

天子玉笄朱紘紘諸侯玉笄青紘紘大夫士象笄皆緇紘纁邊韋弁皮弁笄同

葛覃傳公侯夫人紘綖疏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紘諸侯當以青爲紘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注云有笄者屈紘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

弁師玉笄朱紘注朱紘以朱紘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疏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屬紘以

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彼有笄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實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

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注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疏案周禮弁師云掌五冕而云玉笄朱紘則天子以玉爲笄以朱爲紘又案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諸侯之笄亦當用玉矣又案弁師韋弁與皮弁同科皮弁有笄則二者亦有笄矣又云其大夫紘案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鄭注云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是也其笄亦當用象耳

喪服傳吉笄者象笄也疏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

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注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

左氏桓二年傳衡紞紘綖注紘纓從下而上者疏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纓鄭元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

用紘繒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鄭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紘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組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

案禮器管仲鏤簋朱紘謂管仲冕用朱紘同於天子之冕故注云天子之冕朱紘管仲大夫也大夫之冕經文未著何紘彼注謂大夫士當繅組紘繅邊疏引士冠禮爵弁之紘爲證雜記疏亦謂大夫之冕繅組紘亦據士冠禮爵弁之紘也卽知大夫之冕與爵弁之紘同至於天子諸侯爵弁經文亦未著何紘士冠禮疏引祭義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以證天子諸侯爵弁之紘則知天子諸侯大夫冕弁之紘皆同也

又案弁師王之皮弁玉笄則爵弁笄亦以玉明矣諸侯爵弁笄用玉雖無明文弁師諸侯冕用玉笄爵弁爲冕之次其用玉笄當亦如冕故士冠禮疏云諸侯之笄當用玉喪服吉笄尺二寸注亦云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爲笄夫人玉笄則諸侯亦玉笄審矣三禮圖榮正阮氏圖云士以骨大夫以象士冠禮疏謂大夫士均用象攷儀禮喪服記子折笄首傳曰吉笄者象笄也疏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爲之據大夫士而言然則士之吉笄亦得以象也

又案弁師皆元冕朱裏延紐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繼其舊象歟此言冕制也弁亦有笄則與冕制同冠卷有紐以貫笄其設紐之處但言

廣袤以冠其制已明必兼言縱者蓋注云袤之言乎前後
圍也冠內之縱以髻爲圍設紐之處雖當武之中不當縱
之中卽不當髻之中矣故袤必以冠縱之中爲中也廣以
言乎上下也縱以韜髮其上下當與髻齊紐在武上必當
縱上下之中乃當髻上下之中故廣亦以縱言之惠氏禮
說據一本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似冠縱其遺象歟謂
以字當作似字幘之制旁有耳上有屋下有帞帽亦如之
垂帞覆帽蓋韜髮之遺象故曰廣袤似冠縱其遺象與漢
之幘梁似古之冠縱今玆鄭此注本以釋五寃之紐上云
紐少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下因釋紐在武上當以冠縱之
中爲中故舉漢時冠紐釋冤弁之紐也紐在卷上故舉卷

當簪之處釋紐當簪之處也注云冠卷當簪者卽爲紐耳
漢時冠卷或以鐵爲之或以漆紗爲之其狀如圈惠氏謂
冠卷當簪之處如幘之有帞幘似冠纓則冠卷當簪之處
亦似冠纓不知漢時幘下有帞冠卷之下無帞注何得云
冠卷當簪之處同於幘之有帞且同於幘之似纓乎況鄭
此注專釋經文紐字耳與幘之似纓何涉如惠氏說則此
注乃釋幘制非釋紐制也與上注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
也數句全不相接矣賈疏釋注亦作廣袤以冠縱云古之
紐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
及隨縱之袤以冠縱者貫笄之處當冠縱之中央據此則
注內以字不誤惠氏所見周禮縱有善本而賈疏所據則

唐以前本也何必似字之是而以字之非乎又案弁師疏紐者綴於冕兩旁垂之廣雅紐謂之鼻鄭注以冕之紐爲小鼻蓋形制如環其閒僅可容弁故云小鼻耳與幘及冠纓垂幘覆帽豈可比象歟

天子諸侯璜用玉諸侯卿大夫士璜用石　韋弁皮弁朝服元端同此

淇奧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

君子偕老玉之瑱也傳瑱塞耳也疏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

追師追衡笄注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琱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繫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疏其統之采色瑱之玉石之別者婦得服翟衣者統用五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統則三采瑱用石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尚之以瓊華注云美石彼下經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臣三色故云人君五色矣詩云玉之瑱據君夫人云用玉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以素爲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何以更云瓊華瓊英之事乎故鄭以爲統也

士喪禮瑱用白纊注瑱充耳纊新縣疏案下記云瑱塞耳詩

云充耳充即塞也生時人君用玉臣用象又著詩云充耳以素充耳以黃之等注云所以縣瑱則生時以黃以素又以玉象等爲之示不聽讒今死者直用纊塞耳而已異於生也

案充耳琇瑩毛傳以充耳爲瑱漢魏以下諸儒多以充耳爲瑱即鄭士喪禮注亦以充耳爲瑱惟充耳以素乎而簚謂充耳所以縣瑱即紘也非瑱也攷晏子春秋外篇纊紘琉耳玉篇充耳亦作琉耳說文珥瑱也列子周穆王釋文珥瑱也則充耳之字又從玉也琉珥二字皆從玉則充耳當即瑱也既夕禮記瑱塞耳注塞充窒然則塞耳即充耳記明以瑱爲塞耳則瑱不得與充耳爲二物矣鄭於著詩釋充耳爲縣瑱之紘因充耳有黃素青之不同似不當爲

玉故望文生義耳

又案隋志載禮圖無旒有纊攷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簚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紘又云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紘之末所謂瑱也小序以此詩爲陳親迎之禮傳以首章言士親迎親迎服爵弁服而有充耳瓊華又士喪禮瑱用白纊爲襲言之也以襲服爵弁皮弁緇衣者有瑱則知士生時爵弁以下服皆有瑱矣詩會弁如星謂皮弁也上云充耳琇瑩則皮弁有瑱明矣檀弓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疏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惟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

吉時以玉瑱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據此則大夫士凶時無瑱吉時皆有瑱可知人君練冠尚有瑱則自元冠以上皆有瑱可知說文紘冕冠塞耳者言冕兼言冠則冠亦有紘有紘卽有瑱矣又攷著詩簚謂瑱士用石大子用玉諸侯卿大夫玉石雜毛傳謂士瑱用象士喪禮注謂人臣用象與毛傳合與簚互異王肅以士瑱用象飾之以石則謂充耳以素爲素象尙之以瓊華爲飾以石其說與下二章不可通詳見孔疏又攷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已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似諸侯之瑱又用角又著詩簚統所以縣瑱人君五色臣則三色人君或兼諸侯言之乎

純衣

絲衣絲衣其紑傳絲衣祭服也疏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

士冠禮純衣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疏案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兩解不同者皆望經爲注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元衣與纁裳相對上元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者畢袗元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

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祭統云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是純有不同之事但古緇紂二字竝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作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云餘衣皆用布者此據朝服皮弁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是以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元端亦朝服之類則皮弁亦是天子朝服深衣或名麻衣故知用布也云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

檀弓紂衣疏紂衣絲衣也雜記皆爵弁純衣疏純衣者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

案爵弁絲衣與冕服同士冠禮士喪禮雜記皆作爵弁純衣史記黃收純衣注引鄭元曰純衣士之祭服亦謂絲衣也又案緇衣爲絲布通名士冠禮純衣注純衣絲衣也疏古緇紂二字竝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作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但玻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纁裳者衣緇衣裳弁絲衣也鄭注亦云緇衣則絲衣又通名緇衣矣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是布以緇名者也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是帛以緇名者也又呂氏春秋淫辭篇昔

吾所七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聘禮賄用束紡注紡絲爲之今之絹也然則紡緇密絲絹也禪緇禪絲絹也是帛亦名緇之證也

又案三禮圖載衣服令凡冕制羅爲之其服以紬爵弁用紬爲之其服以繒爲之玄說文紬大絲繒也急就篇絳緹絓紬絲絮綿師古注抽引麤繭緒紡而織之曰紬淮南子齊俗訓有詭文繁繡弱綈羅紈注羅穀師古江充傳注輕者爲紗縐者爲穀故方空穀又名方空紗冕有旒有旒則加重重故以細薄之羅表之爵弁無旒無旒則加輕輕故以麤緒之紬表之各眡其輕重爲之制也至於繒非一類故師古匈奴傳注繒帛之總名師古急就篇注帛總言諸繒三禮圖云爵弁服以繒爲之不著何繒或各從所適也

天子諸侯素帶終裨大夫裨垂士練帶裨末是曰大帶申加革帶之上皮弁朝服元端同詩其弁伊騏疏謂韋弁服不用絲帶其以革帶歟

鳲鳩其帶伊絲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垂於紳帶之閒若帶劒也疏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卽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先裳後衣者欲令下
近緇明衣與帶同色
士喪禮緇帶注黑繒之帶疏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若以其
士惟有此一帶而已案玉藻云士練帶緇辟是黑繒之帶據
裨者而言也但生時著服不重各設帶此襲時三服俱著共
一帶爲異也
設韎帶搢笏注韎帶韎韐緇帶不言韎緇若省文亦欲見韐
自有帶韐帶用革
玉藻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
弟子縞帶紕紐約用組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
裏今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
十以下皆裨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幝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冤
之裨謂以繪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紕及末士裨其
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
裏終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
寸凡帶有率無殺功注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
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
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
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殺
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殺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此又
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疏崔氏靖氏並云飾帶外邊上

畔以朱下畔以綠熊氏云近人爲內遠人爲外

肩革帶博二寸注肩與革帶廣均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謂大帶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韜結三齊注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足容約用組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注帶革帶也疏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

鞶廂游纓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疏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素帶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綳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

案玉藻天子諸侯卿大夫大帶獨有素帶而已則通冕弁服其此一帶故晉輿服志載冕服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宋書南齊書隋書輿服志皆同其時未嘗無他弁服而惟載冕服之帶以通用素帶故也士喪禮綳帶疏云上雖陳三服同用一帶者以其士惟此練帶而已以此推天子諸侯卿大夫冕弁諸服惟有素帶則爵弁不得與他服異帶矣通典載隋制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

服之練帶緇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從九品以上古之士也士爵弁緇帶蓋本士冠禮及士喪禮爾

又案魯語卿之內子爲大帶韋昭注大帶緇帶也攷玉藻大夫素帶裨垂又曰雜帶大夫元華士緇辟然則緇帶士帶也故士冠禮士喪禮陳士帶皆曰緇帶卿之內子所爲之帶當素帶辟以元華昭云緇帶誤也

又案通典隋採東齊之法乘輿冕服革帶玉鉤鰈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皇太子冕服革帶金鉤鰈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王公以下冕服革帶鉤鰈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約皆用青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其制服元衣纁裳無章革帶大帶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據此爵弁大帶用緇緣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古之士惟有緇帶故也若天子諸侯卿大夫服爵弁服則亦素帶矣儀禮士冠禮爵弁皮弁元端同用緇帶則知大夫以上冕弁服皆同用素帶矣又以隋志推之爵弁與冕服同有革帶則知士冠禮之爵弁皮弁元端但云緇帶不云革帶文不備也故士喪記設韠帶注韠帶韎韐緇帶不言韎韐省文亦欲見韐自有帶韐帶用革韎韐據爵弁也可知爵弁兼具緇帶革帶矣三禮圖載衣服令爵弁革帶鉤鰈大帶練紕其垂內外以緇約紐用青組是二帶兼備之

證以爵弁雜他弁服蓋亦二帶俱備故士冠禮緇帶爵韠
疏不言革帶者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繫韠及佩舉韠
則有革帶可知是元冠亦有革帶矣舉爵弁元端則皮弁
可知故衣服令王皮弁革帶鞶囊小綬雙佩最合古制論
衡謝短篇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劒於左云服革於腰即
革帶也佩刀舞劒皆於革帶之左右則賈疏所云革帶繫
佩之證又玼大帶在革帶之上左傳鞶厲游纓疏以帶束
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謂革帶在大帶之
上也不知鄭注喪服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左傳
疏以革帶爲上帶然則絞帶豈亦在要絰之上乎內則端
韠紳疏冠畢然後服元端著韠次加大帶也玼韠繫於革
帶故服元端之後必先著革帶而後能著韠既著韠然後
加大帶則大帶在革帶之上矣漢書敍傳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也夫夫帶至與冕竝
稱則大帶重革帶輕矣大帶在革帶之上亦輕重之序也
雜記申加大帶於上注申重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
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據此則雜記明云申加大
帶於革帶之上彼文孔疏亦云謂於革帶之上重加大帶
象生時大帶最合雜記經注韓非子外儲說書曰紳之束
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云重自紳束亦對革帶
爲重大帶既重於革帶則在革帶之上可知與雜記申加
之義正同孔於雜記疏則云大帶在革帶之上於左傳疏

則又以革帶爲上帶亦復自相矛盾蓋必知大帶在革帶之上而後知喪服要絰在絞帶之上知要絰在絞帶之上而後知鄭喪服注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之說爲確鑿也又攷大帶有紐約革帶有鉤故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注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戰國趙策黃金師比楚詞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鮮卑衣帶頭也匈奴傳曰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師古注犀毗亦言鮮卑亦謂師比即鉤帶隋志作鉤鰈後漢書楊賜傳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亦謂革帶之鉤以金錯爲之也三國吳志諸葛恪傳諸葛恢薨單衣篾鉤落鉤落者校飾韋帶世謂之鉤絡帶凡冕弁冠皆具此二帶以下韋弁皮弁朝服諸篇不復詳載載於此

又案士喪禮設韜帶搢笏注以爲韜自有帶韜帶用革攷荀子禮論篇說襲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注紳大帶也又云士喪禮曰設韜帶攷大帶有紐約不用鉤鉤帶則革帶也唐衣服令爵弁革帶鉤鰈是也荀子謂士襲三稱無鉤帶是無革帶矣似與士喪禮設韜帶異楊倞注謂襲衣不復解脫故不設鉤然則士襲非不設革帶也乃不設鉤耳所云無鉤帶謂無著鉤之帶也倞此等注眞通於禮經者也

天子佩白玉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純

組綬世子佩瑜玉綦組綬士佩瑤玟組組綬一命再命幽衡三
命蔥衡韋弁皮弁朝服元端皆同　後漢志載五伯兵戰猶有
瑲蔥珩傳三命蔥珩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玉命之服也天子之
服韋弁服朱衣裳也疏謂方叔受此韋弁命服而經云蔥珩則
韋弁服亦
有玉佩矣
雞鳴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瑀珠衝牙之類疏玉藻說
佩有黈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濟下云玉佩瓊琚邱
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與瑀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瑀
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
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瑧玟玉
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
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

牙蟪珠以納其閒下傳亦云佩有瑀琚所以納閒謂納衆玉
於珩上下之閒
子衿青青子佩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瑤琨而青組綬疏案玉
藻士佩瑤玫而纁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
其本與鄭異也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詩傳
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蟪珠以納其閒疏引詩傳
曰謂是韓詩佩玉有蔥衡者衡橫也謂蔥玉爲橫梁下有雙
璜衝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
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
璜故言衝牙案毛詩傳衡璜之外別有瑀琚其瑀琚所置當

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瑀琚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璜云蠙珠以納其閒者組繩有五皆穿珠於其閒故云以納其閒集傳左右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揖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於珩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玉藻一命韠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注衡佩玉之衡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瑧琚而縹組綬

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緇赤黃

案玉藻一命韠韍幽衡注此元冕弁服之韠爵弁韠韍兼言幽衡則爵弁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朝則結佩則朝服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齊則綪結佩齊服元端則元之佩見於經者也又云齊必有佩玉注凡謂天子以至士然則士服自元端以上無不佩玉惟庶人深衣不佩玉故注釋經文凡字止及士

又案詩雜佩以贈之疏傳云雜佩珩璜瑀琚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元大夫佩水蒼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

孔此疏以衡璜瑀琚衝牙之外又有白玉山元水蒼瑜瑤玟諸名不知珩璜瑀琚衝牙言玉之狀衡言其橫璜言半璧瑀言其方琚言長方衝牙形似牙也白玉山元水蒼瑜玟瑤言玉之質天子珩璜瑀琚衝牙以白玉爲之公侯之珩璜瑀琚衝牙以山元玉爲之大夫世子士則以水蒼瑜玟瑤爲之非於珩璜瑀琚衝牙之外又有白玉山元以下諸種也大戴保傅及鄭箋與玉藻經文互相備非玉名有異同也

又案玉藻佩玉有衝牙孔疏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蟫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是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玟大戴禮保傅篇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琚珠以納其閒瑀琚以雜之蓋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璜其閒皆以組貫琚珠如玉藻疏但云上繫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蟫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垂以衝牙則是佩玉上有衡下止有璜與衝牙不復有瑀琚閒其中矣玟保傅篇先言蔥衡及雙璜衝牙特舉上下兩端也上下玉名既著於是始言上下之閒貫以琚珠而琚珠之中又閒以瑀琚之玉其云瑀琚以雜之猶云瑀琚以閒之也鄭風佩玉瓊琚毛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猶中也謂瑀琚納在衡璜衝牙之中也蓋自衡至瑀琚琚珠在衡及瑀琚

之閎自瑀琚至璜衝牙琫珠又在瑀琚及璜衝牙之閎是
琫珠不僅在衡璜之閎也大戴禮注亦謂琫珠納衡璜之
閎不及瑀琚蓋彼注以瑀琚爲琫珠別名非玉也則佩上
下惟有珩璜二玉欲明琫珠納玉閎惟得云納於衡璜之
閎耳今攷雜佩以贈之傳雜佩珩璜瑀琚衝牙之類珩璜
衝牙與瑀琚竝舉珩璜衝牙既爲玉則瑀琚亦爲玉明矣
故說文玉篇皆云瑀石之似玉者說文云琚瓊琚玉篇亦
云琚玉也續漢志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
白玉然則漢志明以白玉爲瑀琚則瑀琚不得爲琫珠矣
又保傅篇注衡在中牙在旁攷玉藻佩玉有衝牙注居中
央以前後觸也鄭明以衡牙在中央與保傅注異朱子以

大戴禮注爲鄭注恐鄭必不自相刺謬也又或疑衡下組
綬三條所以繫玉珠孔細非組綬可貫今攷後漢輿服志
佩印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厲雜據此則珠貫以縢
玉篇縢繩也急就篇注以組爲條類廣韻條編絲繩則組
亦繩也珠以貫縢亦可貫組矣晉志載漢明帝制天子之
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改以珊瑚珠過江飾以翡
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改用白璇珠此則魏晉以來組
可貫珠之證也蓋貫珠者特用組之小者耳前漢禮樂志
曳阿錫佩珠玉兼云佩珠則組貫琫珠也安得云專繫玉
耶

又案大戴禮注以瑀琚皆爲珠續漢志引纂要瑀琚所以

納閎今白珠也與大戴禮注同詩集傳以瑀爲珠玟初學記引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蟫珠以納其閎上下爲衡下字當爲平字之誤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衡牙以蒼珠爲瑀詩集傳獨以瑀爲珠蓋本諸此然瑀琚之爲玉當以說文續漢志及玉篇爲正又韓詩但有衡璜瑀衡牙之名不見琚瑀初學記所引三禮圖但有衡璜瑀衡牙之名不見琚而初學記引魏畧云有雙璜雙珩琚瑀衡牙琨珠爲佩者與毛傳所云珩璜琚瑀衡牙合月令章句亦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瑀琚以雜之衡牙蟫珠以納其閎見玉藍皆本於保傳篇故當以保傳篇爲正又月令章句大戴禮三禮舊圖魏畧文選思

元賦雜伎藝以爲珩注引大戴禮皆作雙衡惟韓詩作蔥衡攷衡之爲義惟一梁上橫周禮追師之衡輈人之衡與佩上之衡名義相似蓋以一衡爲上端下屬三組中組以貫瑀衝牙旁組以貫兩琚及雙璜也若有兩衡何以貫三組乎況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體甚明故雙之作蔥當以韓詩爲正又玼珠魏畧作琨珠琨字或爲玼字之譌說文琨石之美者若以琨爲珠則卽獨爾所云青玉珠黑玉珠矣與玼珠異質

又案玉藻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攷山海經岐山生元玉注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淮南子道應訓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

玉百工漢書楊雄傳甘泉賦元瓚鮒觛服虔注以元玉飾
故曰元瓚則元玉亦玉之可珍者故公侯用之晉書羅憲
傳泰始初入朝詔給鼓吹又賜山元玉佩劒王祥傳賜山
元玉佩蓋襲古公侯之佩也又玫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
褒師古注碧綠玉也王伯厚補注引說文碧石之青美者
子虛賦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廣志
曰碧有縹碧有綠碧今玫郭璞注水碧曰亦水玉類南山
經堂庭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曰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
賦曰水玉磊砢郭璞注水玉水精郭璞江賦水碧潛瑳注
以水碧及潛瑳皆水玉類又選詩金谷滅明光水碧輸流
溼注水碧水玉杜陽編水玉腰帶可以解暑水蒼之與水

碧不特蒼碧色同其明澈似水當亦同王會篇玉元纁碧
基十二注此下三碧皆玉西山經高山其下多青碧注碧
亦玉類也今越雋會稽縣東山出碧青碧蓋即廣志所云綠
碧廣雅釋玉有云碧礹公孫龍子通變論木賊金者碧蓋
碧爲青白色水亦青白色水蒼玉似水之蒼色與碧相當
尤與水碧相類其碧之最良者歟公羊注諸侯用含玉大
夫用碧大夫佩玉用水蒼與含玉用碧義相準也又玫說
文玫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珉石之美者玉篇瑉石
似玉亦作碈或作玟又與琕同引禮記云君子貴玉而賤
琕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張揖曰琅者石之
次玉者則玫珉琅碈一也類篇以琅爲一字珉玫同爲一

字訓皆爲石次玉士不得佩玉佩石次玉者亦猶卿大夫以下瑱用石也又玉篇瑛美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子虛賦碝石碔砆張揖注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類篇瑤瑛爲一字訓云珉也瑤與珉同物以珉玟實一字也類篇玟本音眉貧切與珉同音蓋說文玟本以文爲聲也而玉篇於玟字下一訓火齊珠一訓石之美者同作莫枯切蓋云石之美者卽玟瑤之玟又與玟瑰之玟音同轉也玟瑤同物瑤半有赤色則玟可知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元玉卿大夫佩蒼玉士佩瑤玟則淺赤石也此不特玉石異質竝異色矣故玉篇瑤字之訓與玉藻此節經義

隱相發明也

纁裳

七月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疏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纁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頵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注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頵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疏云纁裳淺絳裳者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詩云我朱孔陽毛傳云朱深纁也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云朱則四入與者爾雅及

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士喪禮爵弁服純衣注純衣者纁裳疏纁裳者士冠禮文禮器士元衣纁裳疏士爵弁元衣纁裳

雜記爵弁一疏元衣纁裳也

案爾雅三入爲纁注纁絳也廣雅纁謂之絳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又曰絳工也染之難得色以得色爲工也然則紅爲白色之似絳者猶非絳也至於絳則染紅而得色者矣故釋名絳工也以得色爲工郭注以纁爲絳則纁爲深紅色矣通典載東晉制納徵用元纁帛二匹則纁與絳又異玄鄭士冠禮注纁淺絳也凡染絳一人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據此注凡染絳三字直貫至四入爲朱則朱亦絳也淺絳爲纁則深絳當爲朱矣九嘆張絳幃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王逸注言君張朱幃則以朱訓絳也蓋自大同言之纁亦爲絳以細別言之則絳又深於纁矣

又案書顧命太保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傳彤纁也禮祭服三入曰纁四入曰朱則朱深於纁斯干朱芾斯皇蔬乾鑿度以爲天子之朝朱紱諸侯之朝赤紱朱深於赤然則朱

深於赤猶朱深於纁纁赤相當廣雅訓彤爲赤顧命傳訓彤爲纁一也故纁裳通作彤裳又改丸嘆建黃纁之總旄王逸注黃纁赤黃也天氣元黃故曰黃纁也然則纁近於黃朱茀斯皇箋以朱茀爲純朱赤茀爲黃朱則赤亦通於黃故纁赤相當也玻爾雅再染謂之頵郭注云染赤玻三染之纁始與赤相當則再染之墳疏引樸注云淺赤玻頵猶爲淺赤也染赤當爲淺赤之誤

又案爾雅再染謂之頵三染謂之纁自其細別言之也如以大畧言之則纁又通名頵喪大記大夫以元頵注頵赤也元衣纁裳所謂卿大夫自元冕而下之服也則元頵卽元衣纁裳也閻居賦注水生頵鰂注引詩傳曰頵赤也

又案通典載後周制士則祀弁爵弁元冠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似祀弁爵弁元冠皆通服元衣元裳黃裳雜裳者與古爵弁纁裳不合玻隋志云士祀弁爵弁元冠注云元冠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則雜裳則是專據元冠之衣裳耳不承祀弁爵弁爲文也通典刪去隋志注中元冠二字而於祀弁爵弁元冠之下統接云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以雜裳遂使爵弁亦通用元端之服矣甚矣刪節之宜愼也

緇衣

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傳芾韠也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疏桓二年左傳

云衮冕黻珽則黻是配冕之服易因卦九五困於赤芾利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元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於祭服矣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頭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體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一命縪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皆玉藻文彼注云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敞之言蔽也縪赤黃之閒色

瞻彼洛矣蔽韐有奭以作六師傳蔽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蔽韐所以代韠也箋蔽韐者茅蒐染也茅蒐蔽韐聲也蔽韐

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紃衣纁裳也疏一曰蔽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蔽韐即一入曰蔽韐是纁也定本云一入曰蔽韐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之蔽韐以此蔽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蔽士無蔽名謂之蔽韐士言蔽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蔽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縪蔽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蔽矣言蔽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縪蔽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蔽耳其實士正名蔽韐士冠禮爵弁服蔽韐不言芾者是也又云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蔽韐故名此衣爲蔽韐也士冠禮注云蔽韐者縪蔽而黝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蔽

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倩是古人謂倩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禮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

采菽赤芾在股箋毳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疏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毳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元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卽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毳者以芾配之故知毳服謂之芾士服皮弁元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

士冠禮韎韐注韎韐緇色也士緇色而幽衝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色之制似韠疏云韎韐緇色也者此經云韎韐王藻云緇色二者一物故鄭合爲一物解之也云士緇色而幽衝者玉藻文言幽衝者同繫於草帶故連引之也云合韋爲之者鄭卽因解明緇色之事言韐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爲之故名韐也云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案爾雅云茹蘆茅蒐孫氏注一名蒨可以染縓若然則一草有此三名矣但周公時名蒨草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色爲韎韐也云色之制似韠者案上注已釋韠制其色之制亦如之但有飾無飾爲異耳祭服謂之色其他服謂之韠易困卦九二困於酒食朱色方來利用享祀是

祭服之皺也又案明堂位云有虞氏服皺夏后氏山殷火周
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
韋而已是皺有與韠異以制同飾異故鄭云皺之制似韠也
士喪禮韍韐注一命縪皺疏士冠禮元端爵韠皮弁素韠爵
弁服韍韐今亦三服共設韍韐者以其重服亦如帶矣
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疏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
以詩韍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韍韐
之服是也
玉藻一命縪皺幽衡再命赤皺蔥衡注此元
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皺之言亦蔽也縪赤黃之
閒色所謂韍也疏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元端服

之韠故云此元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
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元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
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惟元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
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皺是異其名皺韠皆言爲蔽
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皺者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
用享祀是祭服稱皺也案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
色淺則亦名赤皺也則大夫赤皺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
以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皺夏后氏
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
韍韋而已云縪赤黃之閒色所謂韍也者案此云一命縪皺
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韍韐此縪皺則當彼韍韐

故云所謂蘇也毛詩云蘇韐茅蒐染廬人謂茅蒐爲蘇韐聲也茅蒐則茜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緅爲赤黃之閒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緅皦不得爲蘇韐也以其士故耳

明堂位有虞氏服皦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皦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又曰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蘇韐是士無飾推此卽尊者飾多此有而已疏案士冠禮士蘇韐是士無飾推此卽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案詩茹藘在阪傳茹藘茅蒐也疏茹藘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廣雅地血茹藘也本草圖經茜根

一作蒨生喬山之谷今近處皆有之染緋草也攷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丹秫赤粟下云三入爲纁注引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竁三染謂之纁疏此三者皆以丹秫染之詩蘇韐有奭毛傳一入曰蘇韐與爾雅一入曰纁正相當廣雅纁謂之紅以丹秫染之與以蘇草染雖不同物而一入之色則皆紅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似絳也招魂紅壁沙版王逸注紅赤白色也急就篇絺紺緅紅縹注紅藍然則染紅者曰丹秫曰蘇草曰紅藍不一類而染爲赤緅也以蒨染故謂之緅猶以蘇染故謂之蘇也貨殖傳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謂凡染絳有丹秫紅藍數

類而用茜爲多故蒔茜之利最厚比於千乘家也吳都賦
綸組紫絳劉淵林注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皀廣雅
纁謂之絳絳則色之三入者與毛傳一染之韎韐不同然
則韎草絳草所用亦各有深淺之宜
又案隋志爵弁服爵韠皀韠爲士元端之韠韎韐其色
當一入之纁爵赤而微黑即五入之緅爵弁之韠不以韎
而以爵是韠與裳不同色矣與禮典迕
又案說文士無芾有韐制如榼鈌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
不得與裳同色司農曰裳纁色皀爵弁祭服尊於皮弁朝
服元端故韠曰韎韐飾以繢次以其次於冕也皮弁朝
服元端其韠且與裳同色何爵弁反云賤不得與裳同色

乎皀韎淺赤纁亦淺赤故韎韐與纁裳色畧同說文賤不
二字與淺赤二字形相近賤不當爲淺赤之譌蓋謂韎韐
其色韎句淺赤句得與裳同色耳
天子諸侯爵弁之舄無明文大夫士纁屨黑絇繶純
狼跋赤舄几几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疏屨順裳
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云几几絇貌
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以繢次屨色纁而絇
用黑則冕服之舄必如繢次舄色赤則絇亦黑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屨皀
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又曰
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疏黑與纁南

北相對尊祭故對方爲繢次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注命夫之命屨繶屨疏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惟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屨故知命屨中惟有士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繶屨故云命屨繶屨而已

士冠禮爵弁繶屨黑約繶純純博寸注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疏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鄭云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繢以爲衣又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此是對方爲繢次案鄭注屨人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也此卽上黑屨以青爲約繶純白屨以黑爲約繶純則白與黑黑與青爲繡次之事也今次爵弁繶屨繶南方之色赤不以西方白爲約繶純而以北方黑爲約繶純者取對方繢次爲飾與舄同者尊爵弁是祭服故飾與舄同也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疏其士皆著屨繶屨者爵弁之屨又云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舄餘服則屨

案周禮屨人注複下曰舄禫下曰屨王伯厚急就篇補注惠氏禮說皆引方言中有木者謂之複舄禫者謂之鞮作證今攷曲禮注鞮無約之菲也少儀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疏絲屨謂約繶純不以絲飾故云不履絲屨也士喪

禮連絇疏若無絇則謂之鞮屨蓋謂鞮屨不飾鑞鐵論古者庶人賤騎繩桄革鞮皮薦而已言乎革鞮之異於絲屨也釋名齊人謂韋屨曰扉皮作之郭璞釋鞮曰韋鞮韋即皮也鞮即扉也周禮鞮鞻氏注四夷舞者所扉也今時倡踢鼓沓行者自有扉鞮扉通名皆不以絲爲飾故曲禮注謂鞮爲無絇扉也方言云禪者謂之鞮自指無絇之扉即所謂扉屨也屨人注云禪下曰屨乃有絇繶純者也即所謂絲屨也二屨顯異急就篇補注及禮說乃引方言釋屨人注者方言本節云屝屨麤屨也與下文爲曰下文中有木者謂之複爲禪者謂之鞮謂屝屨之複者禪者也屨人注複下曰爲禪下曰屨謂絲屨之複者禪者也絲屨屝屨雖殊而禪複之制則一故方言可與屨人注互證也釋名複其下曰爲爲者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溼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古今注爲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溼也蓋爲以革爲底而以木爲重底置在屨下故釋名謂複其末下古今注亦云木置屨下也革柔故以革親足木堅可以禦泥溼故以木著地也爲既以木爲複底菲屨蘼屨亦以木爲複底同於爲制故方言釋屝屨之複者亦通曰複爲其禪者則但以革爲底不重以木故玉篇既以鞮爲禪屨又以鞮爲革底是鞮爲屝屨之禪者也絲屨之禪複與屝屨之禪複制畧同也

又案天子諸侯自冕服外雖朝服元端皆用爲惟天子爵弁服釋例

弁當用屨屨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烏爵弁爲天子哭諸侯及承天變之服非吉事也似不當烏諸侯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則服爵弁雖非凶事但既服士服似亦當從士屨

又案士冠禮夏用葛又曰冬皮屨可也則屨皮履其常制也皮履即革履也惟玻漢書東方朔傳足履革烏以韋帶劒後漢馬援傳綈袍韋烏王符傳躬衣弋綈革烏韋帶皆以履革烏爲儉損者蓋革屨而飾絢繶細則名絲屨士冠禮所云皮屨謂以絲飾皮也諸列傳所云韋烏其即禮所云鞮屨不絢者乎

中衣用素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疏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者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云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者案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不得其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爲綃又引詩素衣朱襮者證黼領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云襮黼領也案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絲當爲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爲之皇氏云此素爲中衣兼爲朝燕服之中衣非也案禮公

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用綃黼爲領丹朱爲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僭謂非四命而著素衣爲僭今爲四命得著素衣但以綃黼丹朱猶爲僭也其大夫士助祭於君服爵弁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朱以爲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於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爲諸侯也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布

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元綃衣以裼之疏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褖襺夏則不袍襺用葛也次加祭服

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襮注繡刺黼文以褾領疏注繡刺黼文以褾領者詩唐風云素衣朱襮毛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毛言繡黼者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郭氏取毛爲說也

案後漢輿服志長冠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緣紾袾又云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此言朝祭之服皆有中衣也與玉藻經義最合唐六典朝服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褾裾白裾襦公服絳紗單衣白裾據此則朝服公服之別繫乎中單之有無故中單與表衣竝有差等也隋高祖制乘輿衮冕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褾裾朝服通天冠白紗內

單皁領褖裾王公以下衮冕鷩冕毳冕白紗內單黼領青
標褖裾黼冕以下內單青領朝服白紗內單皁領褖裾大
業元年制乘輿以平冕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褖通天冠朝
服白紗內單皁領標褖裾皇太子衮冕白紗內單黼領青
標褖裾遠遊冠白紗內單皁領標褖裨進賢冠朝服白紗
內單皁領袖皁褖唐武德初衣服令大裘白紗中單皂領
青標褖裾標音必小反袖端也
褖上眷切垂裾也衮冕白紗中單黼領青標
褖裾上公衮冕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裾褖爵弁白紗中單
青領標褖裾唐六典凡百官朝服白紗中單皁領標褖放
晉宋以後祭服朝服皆用絳紗及皁紗則絲衣也其中衣
皆白紗即注所謂絲衣用素也中衣緣領袖或以絳或以

青或以元或以黼黻歷代制度不同而以黼黻爲至尊即
諸侯以上繡黼之遺制也孔疏謂大夫士服爵弁亦得以
素爲中衣但不得用黼領衣服令載爵弁青領異於冕服
特爲大夫士言之也諸侯以上服爵弁而素中衣亦得
從繡黼丹朱之制乎又褖衣與上服同色中衣與上服不
同色故冕服及爵弁皆元衣而中衣用素莊子讓王篇子
貢乘大馬中紺而素衣注李云紺爲中衣加素爲表則亦
中衣素衣異色之一證也
又案馬編中華古今注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
後漢書萬石君傳竊聞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洒晉
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師古曰中帬若今言中

衣也厠牖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據此則中衣與汗衫不同釋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大衣之中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鄘衵或曰羞衵作之用六尺裁是覆胷背言羞鄘於衵而衣此耳詩無衣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箋云褻衣近汗垢然則汗衫即澤也亦即釋名所謂小衣也中衣在汗衫之上故釋名謂中衣在小衣之外不得合中衣汗衫爲一也如中衣即汗衫則汗澤沾濡近身宜褻豈倘以丹朱爲緣同於禮衣之盡飾乎

羔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絃疏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裘

天之服更不別言裘冕已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黑羔裘又云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裘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士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然裘冕與元衣知不用狐青裘者以司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麤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司裘兔藻云羔裘注引孔子緇衣羔裘鄭注論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夫助祭用冕服士用爵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冕用羔裘至於

朝服亦用羔裘郎是君臣祭服朝服同服羔裘也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綃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皇氏云元衣謂元端也皇氏又云幾內諸侯朝服用緇衣幾外用元衣此狐青又是幾外諸侯朝服之裘又云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衣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褒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以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以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有長短皇氏以幾內諸侯緇衣幾外諸侯元衣案王制直云元衣而養老不辨內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檜風曰羔裘逍遙鄭元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魯非幾內之國何得竝云羔裘若此元衣爲幾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又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案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則與元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二家

案玉藻犬羊之裘不翻淮南子說山訓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然則羊裘賤者之服羔裘亦羊裘也冕弁之服皆用之者說文羔羊子也羊初生其毛柔細最深煖也故爲良裘淮南子齊俗訓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墨子兼愛篇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牂羊之裘韋以帶緺破廣雅牝羊一歲曰牸跳三歲曰牂羊至三歲則齒極長其毛麤大不及羔羊矣故牂羊之裘爲惡衣與麤布之衣相配玉藻所云犬羊之裘蓋謂此也羊裘不褖而羔爲羊子即用之於冕弁服猶鹿裘爲喪服之裘而麑爲鹿子則用之於皮弁服也

又案玉藻君子狐青裘鄭注蓋元衣之裘元衣二字爲冕弁及朝服元端同稱而皇氏獨以爲元端之裘者蓋合鄭論語注決之也司裘疏引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卿大夫助祭於君元冕也即知冕服用羔裘士助祭於君爵弁也即知爵弁用羔裘君臣視朝之服朝服也即知朝服用羔此外惟元端不見所用之裘則玉藻狐青裘注所云元衣之裘即爲元端之裘無疑矣熊氏以此注元衣爲六冕及爵弁之裘然則卿大夫士祭於君當服元冕爵弁即當用狐青裘不用羔裘矣何以論語注又云羔裘爲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乎鄭必不自相刺謬如此故知此注元衣專謂元端矣熊氏誤解玉藻注元衣二字由未參攷論語注耳孔又謂六

冕若皆用大裘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則與元冕無異是
以小祭與昊天上帝同服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攷鄭司
裘注云大裘黑羔裘論語注謂冕舄弁朝服皆用黑羔裘
不嫌與大裘同者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注
大裘不裼謂祭天也孔疏大裘則無別衣蓋謂此也其他
冕服及舄弁朝服雖亦用羔裘而於羔裘之上加裼衣裼
衣之上加正服即異於天子之大裘不裼矣至鄭志大裘
之上加元衣蓋僅於裘之外加元衣元衣之內更無裼衣
即玉藻所云大裘不裼也與元冕裼裘迥異而孔氏謂大
裘與元冕無殊尤未深攷玉藻注元衣二字未明著何服
故熊氏意為六冕及舄弁之裘而鄭論語注以卿大夫士
祭於君之服用羔裘則舄弁之用羔裘論語注有明文矣
故一以彼注為斷　孔王藻疏謂六冕及舄弁之裘用狐
青裘而詩羔羊之革疏又謂六冕與舄弁同用黑羔裘則
仍從劉氏之說矣
又案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疏論語注云緇衣祭於
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
也今攷諸經傳注載卿大夫助祭之服無用朝服者疏謂
朝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全無根據司裘疏曰鄭注論
語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若然卿大
夫助祭用冕服士用舄弁君朝服冕服羔裘卿大夫士弁
冕用羔裘至於朝服亦用羔裘即是君臣祭服同服羔裘

也賈此疏謂卿大夫士助祭冕弁服同服羔裘最善體會鄭注但羔裘必以緇衣爲裼玄賈儀禮疏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此云緇衣羔裘卽爲緇布衣若卿大夫以冕弁助祭上服絲衣而裼用緇布衣卽是以布裏帛矣於制未合似鄭注所云緇衣羔裘亦卿大夫士助祭於君之服不指元冕爵弁不知以帛裏布非禮也本謂中衣不謂裼衣（辨見深衣）卽以緇衣玄之據布爲色卽爲緇字卽據帛爲色亦或爲緇字國策令尹子文衣緇帛及麑裘之衣呂氏春秋淫辭篇及子華子神器篇昔吾所亡者紡緇也管子七臣七祖篇夫男不田女不緇注云緇繒此皆以緇爲帛也均不作紂字可知絲衣亦得名緇

衣然則卿大夫士冕弁祭服以緇衣裼羔裘蓋用緇帛也故鄭於緇衣羔裘之下注云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又破禮不特冕弁絲衣其裼衣當用帛卽朝服布衣共裼衣多用帛玉藻君子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論語素衣麑裘玄狐青裘元端之裘也狐白裘及麑裘皆皮弁之裘也元端皮弁上服布衣以元綃錦衣素衣爲裼則是上衣用布裼衣多用帛也蓋裼衣與中衣不同中衣爲裏衣與褻衣相近上衣用布則中衣必不用帛也自孔穎達誤以以帛裏布非禮也二語爲指裼衣遂謂上衣用布則裼衣不得用帛不知玉藻以帛裏布注明謂中衣不謂裼衣如謂裼衣不得

以帛裏然則錦衣素衣何以裼皮弁士冠禮賈疏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引論語注素用繒詩孔疏亦云未有以素爲布者元綃何以裼元端乎論語素衣麑裘所云素衣皮弁服之裼衣白布衣十五升則皮弁服之上服也論語緇衣羔裘所云緇衣則朝服之裼衣以素衣麑裘推緇衣羔裘素衣以素帛爲裼衣則緇衣當以緇帛爲裼衣詩緇衣之宜兮則緇布衣十五升朝服之上衣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九十六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弁服釋例

韋弁服

韋弁爲聘禮卿歸賓饔餼之服

六月載是常服疏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云韋弁靺韋之弁其服蓋靺布以爲衣素裳不靺皮爲衣者以卿之歸饔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靺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靺

學海堂
興化任侍御大椿著

布以爲衣而素裳疏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鄭云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鄭以意量之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爲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鳥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惟變其衣耳

案詩六月疏云以皮弁衣故彼韋弁衣用赤布皮弁衣三字似有脫誤大意謂戎服以韎韋爲衣裳此聘服則用赤布衣者蓋聘禮當服皮弁皮弁則布衣也此歸饔餼雖變皮弁爲韋弁然其衣則還依皮弁布衣爲之特變白布爲赤布耳案文義以皮弁衣句皮弁二字下當脫白布二字

又案詩采芑朱芾斯皇疏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叔服之而受命也知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是朱之淺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注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據此則孔謂韋弁服以素裳爲正變素裳爲朱裳即非在軍之戎服然則司服注以韎韋爲衣幷以爲裳竝非戎服之正矣而左傳成十六年疏引聘禮注謂彼非戎事當爲素裳則又以素裳非戎服之正與采芑疏戎服素裳互異詩春秋疏

皆出額達之手何以自相刺謬也

又案司服注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聘禮注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戎事用韋者以韋革同類服以臨軍取其堅也聘異於戎故不用韋聘禮正服皮弁或以朝服衣皆十五升布此韋弁當亦用十五升布爲衣特以韎染異於皮弁朝服之布耳

又案鄭聘禮注韋弁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雜問志韎韋之跗注亦謂衣同韎韋裳則素也獨司服韋弁服注云韎韋以爲弁又以爲衣裳下引韎韋之跗注又似以韎韋爲裳者與雜問志及聘禮注所云素裳均異賈疏以爲兩解竊疑詩朱芾斯皇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特別曰天子之服惟天子得朱裳耳非天子則素裳故聘禮卿韋弁歸饔餼注云素裳以其爲卿故下天子也雜問志釋韎韋之跗注以爲素裳亦據卿與聘禮之卿同也元端天子朱裳大夫素裳然則韋弁服天子朱裳卿大夫素裳亦與元端同也但玄纁人疏引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六服之制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烏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烏據此志釋司服韋弁則專據天子之韋弁矣而云素裳白烏是鄭又明以天子之韋弁爲素裳矣雜問志或鄭氏未定之說要當以司服注及采芑朱芾斯皇箋爲正

又爲下大夫聘禮歸介饔餼及介受禮之服

聘禮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又爲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禮之服

聘禮夕夫人使下大夫皮弁歸禮

又爲天子諸侯大夫兵事之服

六月載是常服傳常服戎服也簟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疏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陣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靺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靺韐有奭以靺韋爲韐也又云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弁故坊記注云惟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傳朱芾黃朱芾也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疏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靺韋爲衣又以爲裳是朱之淺

者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弁素裳此連言朱裳者以經
云朱芾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也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
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雜以祭服之飾焉此
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無纁字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
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
遺色疏左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尹
襄問郤至以弓若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
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
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
韎韋有同異者鄭若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韋也至
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爲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
饔餼注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
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
裳者亦從白屨爲正也
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注即戎謂兵事疏
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即戎故云謂兵事也
戎僕正其服注服謂眾乘車者之衣服疏鄭注坊記云僕右
伍朝服據非在軍時若在軍則服韋弁服眾乘戎車者之衣
服謂此也
桃氏疏武王克商在軍皆韋弁韋弁兵服克商還皆裨冕裨
冕則五冕

王制一命卷疏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鼡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鼡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韋弁爲素裳未知孰是又云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朝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卽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衞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舄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佽飛武也疏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左氏僖五年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疏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疏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鄭元云韋弁以鼡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然則在兵之服皆韋弁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

左氏成三年傳齊侯曰服改矣注戎朝異服也疏鄭元云韋弁以鼡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鼡韋之跗注是也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疏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凡兵事韋弁服金輅祭祀所乘其大輅之服當謂鷩冕之服戎輅之服當謂韋弁服也

左氏成十六年傳方事之殷也有鼡韋之跗注注曰鼡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疏鄭元詩注曰鼡茅蒐染也鼡聲也韋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鼡也茅蒐

卽今之蒨也賈逵曰一染曰緅釋器云一染謂之縓謂一入
赤爲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腰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
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元云韋弁以
緅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晉卻至緅韋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
爲幅謂裁韋若布帛之幅相逢屬鄭言以爲衣裳則衣裳不
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元云其服蓋緅布以爲衣而
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爲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注杜言連者
爲腰脚連耳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注戎服軍
旅之衣異於朝服疏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元云韋
弁以緅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諸侯之朝服元冠緇布衣素

積以爲裳是戎服異於朝服也

案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緅衣古兵服之遺色攷漢書鼂錯
傳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五百帥名也後漢書宦
者傳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注
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
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又攷古
今注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伍長爲伯故稱伍伯漢
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
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
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則以戶伯爲古之兵士也

又案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攷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

甲六屬合甲五屬蓋韋弁服在兵事中與三革竝用詩伻人維藩箋伻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晉語康叔射兕於徒林碭以爲大甲是兵事用革甲也御至緐韋之跗注是兵事用韋弁服也攷春秋傳楚子重伐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練袍非革也組甲止三百練袍三千蓋組甲工多練袍工少工少者易成故被練多可知當時臨戎之服不專用革甲韋弁與革甲既同爲兵服則或用革或用韋各有宜也攷漢書韓延壽傳發屬國元甲軍尹賞傳被鎧杆騎士被甲鞮鍪霍去病傳發屬國元甲軍尹賞傳被鎧杆注鎧甲也杆脅衣也當時將士既皆用鎧甲及攷光武紀光武絳衣大冠其云絳衣卽緅服之制也東觀漢紀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又曰段熲滅羌詔賜赤幘大冠其云赤幘則韋弁之遺象通典載魏杜佑議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是其證也西京賦武士赫怒緹衣紱冠云緹衣卽司服注所云緹衣武士卽司服注所云伍百也又後漢書陳俊傳注引華嶠書曰拜俊爲強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衣中堅同心士云中堅同心士卽伍百之類也云賜絳衣九百領卽緹衣也然則漢時絳衣赤幘與介甲竝用可證司服之韋弁服與函人之革甲竝用矣又攷晉馬隆傳隆討西羌衆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留礙賊以爲神鐵鎧雖堅於犀甲然躡險當輕疾故利用犀甲之輕不利鐵鎧之重革甲雖堅於韋弁然韋

弁之用或有時便於革甲則用革又不如用韋矣當以馬
隆傳參之天子兵事用韋弁服或以尊服尚輕且異於親
禦矢石故也漢書東方朔傳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
不用柔韋言儉率也然則韋重於革以韋爲服猶之以革
爲甲耳卽以韋弁服爲尊者之甲可也又攷哀七年傳邾
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韋帛相配與庭實之皮
幣同貴故請救以之爲賂非生革所能竝也故尊者之甲
用之耳

又案韋弁服通名甲冑成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君子
也謂卻至也其下曰卻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
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據此衣韎

韋之跗注而云免冑則韋弁亦得名冑也云閒蒙甲冑則
韎韋之衣亦名甲矣

又案鄭司常注屬謂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
衣皆其舊象詩織文鳥章箋云織徽織鳥章鳥隼之文章
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疏謂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
引司常注作證今攷續漢輿服志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
官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僕射負赤幡卽司常注所云城門僕射所被也絳衣赤幡
戎事皆尚赤也又攷後漢書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聞
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
喪云亭吏著赤幘卽司常注所云亭長絳衣也亭長絳衣

赤幘近於古之韋弁服矣亭長於周禮爲比閭族黨之官
六鄉起軍比閭族黨皆有將軍之職故亭長亦從兵服耳
又續漢書禮儀志大喪校尉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校尉武
士也雖送喪亦絳衣赤幘則武士雖不臨戎亦必戎服漢
世嚴於兵服如此
又案吳越春秋方陳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
羽之犨望之若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
赤髦丹甲朱羽之犨望之若火右軍皆元裳元髦黑甲烏
羽之犨望之如墨據此則兵事不必皆韋弁服唐武藏庫
所藏五色袍襦未必不沿此制既云白裳赤裳元裳又云
素甲丹甲黑甲則所謂裳者卽函人疏所云甲下旅爲裳

左氏宣十二年傳得其甲裳呂覽去尤篇云爲甲裳以帛
是也左氏定九年傳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幘而
衣貍製則戎服又有素裘者矣
又案後漢志不載韋弁晉志有之宋書禮志凡兵事總謂
之戎尚書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禮革路以卽戎又曰兵
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左傳戎服將事
又云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時伍伯衣
說者云五霸兵戰猶有綬紱冠纓漫胡則戎服非袴褶之
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無定色冠黑
帽緋紫標標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
革申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六緻標行留文
任侍御弁服釋例

武悉同據此帽異於弁黑帽異於韎韋標以紫絳豈以紫絳與韎色相近歟又宋書禮志秦始四年詔又以肅冕三采繅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則宋之戎服猶朱衣裳惟用肅冕黑冠爲異隋志禘類武弁朱衣裳與秦始四年詔同冠則武弁即古惠文冠也亦異韋弁而隋志又載後周之制諸公服九七曰韋弁諸侯服八六曰韋弁諸伯服七五曰韋弁諸子服六四曰韋弁諸男服五三曰韋弁三公三孤卿上大夫中大夫與公侯伯子男五等相準隋志又載後周巡兵即戎則服韋弁以韎韋爲衣裳此則後世戎服用周禮韋弁服惟後周爲然耳又案玉海載宋皇祐二年詔問冠韋弁何服所執何玉禮院奏韋弁爲戎服於經無執玉之文三禮圖繪爲執玉誤也今攷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事注鄭司農云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以銅虎符發兵元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玉人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夫此起軍旅治兵守者既在軍戎必服韋弁服矣所執瑞節有中璋牙璋樂記武王郊射裨冕搢笏淮南子齊俗訓武王勝殷搢笏杖戈以臨朝夫射戎事也杖戈臨朝未七武也而均搢笏則戎服誓師秉持瑞節或亦執玉之類乎

韋弁重於皮弁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注變皮弁服韋弁敬也疏案周禮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弁至歸饔餼則韋弁故云敬也

形制似皮弁廣狹之度當似後世武弁

案晉志韋弁制似皮弁而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然則形狀似皮弁矣又攷三禮圖皮弁高尺二寸爵弁廣八寸長尺六寸惟不載韋弁尺寸大約韋弁長廣必大於他冠蓋武士之冠最大故後漢志武冠亦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雞莊子云武士之服即謂此大冠也漢書蓋寬饒傳寬饒

初拜爲司馬冠大冠帶長劒漢之武冠比司服之韋弁又三禮圖云衣服令武弁當比韋弁處然則韋弁高廣之度當不異於武弁大冠矣

天子諸侯孤卿大夫韋弁會皆有玉璂璂數與玉采各以其等洪奧會弁如星疏其韋弁飾與皮弁同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疏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也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

王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又云若熊氏之義分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希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三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

朱裳

一曰素裳見上

韗與爵弁同

案西京賦鞮衣韎韐李善注鞮衣韎韐武士之服然則韋弁亦當以韎韐爲韗也詩韎韐有奭自爲爵弁之韗蓋爵弁纁裳纁色赤武士鞮衣鞮亦赤故皆以韎韐爲韗也以此推韋弁則韋弁之韗亦赤矣又攷詩朱芾斯皇疏謂韋弁服朱裳芾象裳色則韋弁用韎同於冕服蓋韋弁本尊於爵弁故惟卿大夫以上乃服之又天子特以此服賜方叔或變韎韐言朱芾以寵異之歟

天子諸侯烏無明文大夫白屨黑約繶純

屨人注青約者王白烏之飾疏白烏配韋弁皮弁又云案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韎之赤色韋爲之今以白烏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

章弁服皆云以素爲裳以爲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
爲配之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功屨次命屨於孤卿
大夫則白屨黑屨疏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元冕皆以赤爲
爲命爲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
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則功屨次命爲也又云鄭志韋
弁衣以緅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爲
案采芑朱芾斯皇鑾及司服注皆以天子韋弁服朱衣朱
裳裳爲同色朱裳當用赤爲而屨人賈疏又獨據維問志
素裳之說謂當白爲似非定論蓋鄭本兩解故也
裘用狐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疏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
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
狐鮐又定九年傳云哲帥而衣貍製是也

弁服釋例

興化任侍御　大椿　著

皮弁服上

皮弁爲天子郊天聽祭報之服

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注報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祀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疏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時日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冕當且服日視朝之服也

王制一命卷疏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

又爲大學有司祭菜之服

樂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皮弁天子之朝朝服
疏謂天子使有司照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又云
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菹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
案天子視學使有司釋菜服皮弁服若親臨釋奠則當冕
服攷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注謂與諸侯射疏此大射
在西郊虞庠中又攷祭義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一以合諸侯一以養
更老行禮於學尚服冕服況先聖先師豈諸侯更老所得
益尊乎齊王儉議釋奠先聖先師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
祀則重司服祭五祀尚絺冕況重於五祀者乎後漢鮑昱
傳子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備俎豆

禴冕行禮奏樂禴冕亦謂釋奠服也初學記引齊王儉侍
皇太子釋奠晏詩隆冕上庠升晏東序引陳徐伯陽皇太
子釋奠頌云青槐陰市元冕飛纓此皆以冕服釋奠隋志
載後周之制乘輿臨太學服鷩冕七章最合禮義學記皮
弁祭菜祭菜禮輕又使有司為之故但用皮弁耳漢書韓
延壽傳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即學記所云
皮弁祭菜使有司為之者也
又為君巡牲之服
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注君朔月月半巡視之
君召牛納而視之疏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
衣而巡牲

案君巡牲既於朔月半與月朔竝重故士喪禮朔月奠注云朔日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漢書蘇武傳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三國魏志黃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北魏書穆亮傳載晉令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通典貞觀二十六年十月令百僚朔望服袴褶以朝然則奠事朝事皆以朔望爲重巡牲既以月朔又以月半亦此義也巡牲月朔皮弁服視朔之服也月半皮弁葢視月朔之服也

又案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豖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此所喻似爲有

司巡牲之禮月令乃命宰祝巡行犧牲卽此文所云祝宗人臨牢筴也此文下云牢筴之中則豢牲處也木文曰臨牢筴又云吾將豢汝則似初卜牲後祝宗又臨牢筴而巡視之也元端以臨降於君服皮弁矣此雖寓言而未嘗不依附典制也

又爲君卜夫人世婦養蠶之服

瞻卬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

又爲君蜡祭之服

檜羔裘狐裘以朝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疏人君以

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

士喪禮商祝襲祭服注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疏云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之服有二種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朔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此士之襲及士冠禮與聽朔者不用此素服引者欲見郊特牲皮弁素服是大蜡送終之服非此襲時所用者也

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又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

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疏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祭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

素衣麑裘皇侃義疏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元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素也

案詩狐裘以朝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孔疏以爲大蜡服皮弁息民服黃衣狐裘今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息民大蜡同其事相次故連及之但玫狐裘黃黃箋及緇衣注皆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玫黃衣息民

之服而箋云大蜡之服則直以息民爲蜡矣蓋息民雖在大蜡之後日而實統於蜡故鄭氏於息民多言蜡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據疏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而注通云此大蜡之祭則息民亦得名大蜡非第如狐裘以朝疏所云連言之也論語黃衣狐裘皇侃義疏此服謂蜡祭宗廟五祀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亦通以息民爲蜡蓋本鄭箋狐裘黃黃箋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所謂大蜡之服玫黃衣息民之服耳解此則黃衣狐裘雖得並稱大蜡之服而與大蜡之皮弁服究未嘗混也

又案陳祥道謂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大宗伯以禋祀祭四方百物注謂磔攘及蜡祭然則司服注所云四方百物之屬卽蜡祭王蜡祭當服元冕矣郊特牲云皮弁或謂有司助祭之服今攷大宗伯注雖以蜡爲四方百物之祭其實四方百物之祭非獨蜡也大宗伯注云禋而祭之謂磔攘及蜡祭攷月令九門磔攘又十二月大難時亦磔攘此二者均爲四方百物之祭故鄭以磔攘與蜡祭竝舉又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毀謂禋祀除殃咎之屬賈疏謂宗伯云禋祀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攘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禜則四方百物兼據侯禳之祭牧人賈疏尤爲明確又攷大司馬遂以獵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又鼓人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疏云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近社稷者舞帗舞據此則禮經凡稱四方百物所該實廣司服元冕祭羣小祀注雖以羣小祀兼四方百物亦第以大判言之非必以蜡在四方百物之列亦必與四方百物概從元冕也葢蜡主送終故服殺於喪與凡四方百物有異郊特牲附蜡於郊則天子之服達於下者也而祥道謂天子元冕有司皮弁殊爲臆說儀禮經傳通解續以蜡爲一祭百物別爲一祭最確

又爲舞大夏之服

明堂位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疏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以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以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冕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

王制一命卷疏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

案祭統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與此皮弁以舞大夏異者經文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然則君執干戚冕而總干乃舞大武也大武周樂用冕尊時制也大夏古樂故用皮弁尚質

又爲士冠再加之服

士冠禮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郊特牲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疏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又曰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

冠義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

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案後漢書禮儀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此緇布爵弁與士冠相當惟加通天冠爲異又易皮弁爲武弁破公羊宣元年傳已練可以弁冕何休注弁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據此則皮弁本武弁之類以其同類故以武弁大冠易皮弁漢制近古此其一端

又爲天子視朝之服

淇奧會弁如星箋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疏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

緇衣緇衣之宜兮箋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疏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

頍弁有頍者弁傳頍弁貌弁皮弁也箋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相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云言勉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惟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儁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

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爲喻也

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眡朝視內外朝之事又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疏天子三朝外朝二內朝一皆用皮弁故經總云眡朝則皮弁服也又云案覲禮云天子衮冕負黼扆節服氏云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服衮冕者從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衮冕若然春夏受贊在朝則是眡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衮冕故於廟連言朝也

司士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其禮則同

士冠禮目錄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

王制一命卷疏司服又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眡朝視內外朝之事又云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爲朝服

元衣而養老注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

月令衣青衣注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元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玉藻皮弁以日視朝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君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

案漢書如淳注雖有五時服至朝皆朝服皁衣然則當時仍以皮弁爲尊服漢書孝平王皇后傳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朱戶納陛云衮冕卽所謂一命衮也云皮弁履皮弁素積朱戶納陛云衮冕卽所謂一命衮也云皮弁則所謂眡朝皮弁服也當時賜服皮弁與衮冕相亞論衡恢國篇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淮南子齊俗訓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蓋重言乎王朝之正服也荀子士皮弁攷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荀子據司服言之蓋亦謂天子之士正朝之服也漢制朝服皁衣皆沿諸侯之朝服耳

又案三國魏志裴松之注及宋志載魏文帝黃初三年詔賜漢太尉楊彪几杖待以客禮延請之日使扶杖入朝又令著鹿皮冠彪辭讓不受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攷天子之朝皮弁以視朝自漢以後皆冠通天冠服與深衣同制文帝尊禮楊彪不欲其以朝儀見故特命冠皮弁欲比於幅巾雅服而不知皮弁正爲天子之朝朝服於以知司服眡朝之服溯於魏晉時矣

又案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篇天子南面立綌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荷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綌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綌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相者大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

郭叔掌爲天子蒸幣焉縕有繁露攷此爲王朝朝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大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此亦通名朝服

又案漢以後天子朝服皆本深衣制度通典載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續漢志注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爲朝服袍制卽深衣之連衣裳者也後漢馬援傳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明帝紀注續漢表三老五更皆服絺紵大袍單衣皁緣鍾離意傳賜尚書以下帷被皁袍則漢時已以袍爲朝服矣袍色以皁則猶襲古緇衣之制通典又載晉制朝服通天冠絳紗袍宋明帝泰始四年詔以通天冠朱紗袍爲聽政之服齊梁以後朝服朱紗絳紗更變不一而皆以袍又攷齊建武中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仍本在朝君臣同服古制又攷晉志云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元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缺秋服三年一易宋志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褠袍皁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袷袴各一烏皮履各一量尊導餉自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皁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秩最尊者給五時朝服次者給四時朝服次者給單衣又次者給科單衣及褠陳制皇太子舊

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皁緣中衣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餘文官朝服武貢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穀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閣將軍諸殿主帥朱服正直絳衫從則褠襦衫太子衞率率更令丞皁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元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褠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於是朝服貴賤異秩其制始詳唐志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綠八品九品以上青於是朝服貴賤異色其制始詳攷隋志通天冠絳紗袍天子元會臨軒服之皮弁服視朝聽訟服之則天子常朝皮弁亦古制尚存於隋又攷通典唐以皮弁爲朔日視朝之服則以諸侯視朔之服爲朔日之朝服開元禮載朔日視朝儀云皇帝弁服所謂弁服卽所謂皮弁也特絳紗袍與白布衣異耳漢書外戚王皇后傳師古注皮弁朱衣而素裳皮弁用朱衣師古蓋據絳袍之制言之非古也通攷載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周官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鄭氏注眡朝眡內外朝之朝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賈公彥曰覲禮天子衮冕負斧扆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衮冕而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孔穎達曰天子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朝服執贄入應門漢制百官賀正旦天子服通天冠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

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皁單表朱緣裏加於
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凡爲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
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既以因襲而本朝亦用袞冕臣
等以謂周禮朝覲若春夏受摯於朝則君臣皆朝服秋冬
受摯於廟則君臣皆祭服今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
服羣臣服朝服未合禮意其元日受朝賀宜服通天冠絳
紗袍然則常朝正旦朝服皆用絳紗袍而隋志常朝之服
皮弁唐制朔日之服皮弁至宋概不復存

又案諸侯之朝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皇侃義
疏吉月者月朔也朝服者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

積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
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
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朔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
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朔之事而云必服之者
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
也邢疏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
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攷皮弁在天子之朝乃
曰朝服孔子以吉月朝則在魯國乃亦以皮弁爲朝服者
攷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
朝服爲皮弁服據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

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

又爲天子常食之服

王制一命卷疏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疏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

又朝服以食疏此經云朝服以食爲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相明也

案此疏謂天子至將食之時又朝服則皮弁也但謂諸侯釋服服元端未知天子釋皮弁用何服玄天子諸侯皆以元端爲燕服諸侯釋朝服服元端至食又服朝服天子釋皮弁亦當服元端至食又服皮弁也

又爲諸侯在王朝之服

洪奧會弁如星疏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服

又爲諸侯視朔之服

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

皮弁服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疏案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又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

視朔之時君臣同服也

聘禮賓皮弁注諸侯視朔皮弁服疏知此皮弁是諸侯視朔

服者以其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是也

既夕記載皮弁服注皮弁服者視朔之服

王制一命卷疏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

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

卒朔然後服之注諸侯視朔皮弁服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

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爲冕疏

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

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

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

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元冕也

雜記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占者皮弁注大夫士朔服皮弁

案論語素衣麑裘皇侃義疏素衣謂衣裳竝用素也謂國

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鄭元

注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注云素服衣裳皆

素也皇氏以素衣麑裘爲凶荒之服非視朔之服與鄭異

義蓋皮弁服有二一是白布衣素帛以爲裳乃諸侯視朔

之服一是衣裳皆用素帛此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見士

喪禮疏皇氏以素衣麑裘既名素衣則衣裳皆素與郊特牲

之皮弁素服同故云凶荒之服也不知郊特牲皮弁素服

謂正服也論語此節緇衣素衣黃衣皆指裘上之裼衣非

指褖衣上之正服也此麛裘褖衣以素其正服仍衣白布
也故鄭氏以爲視朔之服皇氏易之非也中衣不得以帛
裏布褖衣則得以帛裏布

又案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
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是諸
侯以皮弁視朔視朔訖亦卽以皮弁視朝與常日視朝之
服有異破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朝云以日者謂每日視朝皆朝服不謂朔日獨異也又云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
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據此經文雖朔
日視朝亦服朝服不服皮弁詞義鑿鑿家語顯違禮經不

足爲據

又爲天子燕同姓之服

頍弁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傳頍弁貌弁皮弁也箋實猶是也
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
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此詩責
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
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
服周人修而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
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元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
燕服有二燕羣臣用元冠親同姓用皮弁賓之初筵三章箋
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

之事也

王制一命卷疏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

元衣而養老疏案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元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諸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元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元衣素裳也

案頍弁次章曰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卽小序所謂燕樂同姓也其末章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然則頍弁不止燕同姓也賓之初筵側弁之俄鎋亦以王與族人燕竝及異姓乃二詩皆用燕同姓之弁服者文

王世子曰公若與族燕則異姓爲賓注曰宗無相賓客之道然則頍弁及賓之初筵雖及異姓或以異姓爲賓見賓之初筵要皆以族燕爲主故用燕同姓之弁服也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疏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皆與族人燕之事雖或以異姓爲賓然則重在親宗族則皮弁服可知文王世子曰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屈公之尊至與父兄齒與常燕羣臣大異故不用常燕朝服而用皮弁以皮弁尊於朝服示加敬也燕禮小臣戒與者注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

故與羣臣樂之此主於燕異姓矣而記曰燕朝服於寢此
燕異姓用朝服之證也燕禮記注謂今辟雍十月行此燕
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此漢禮之誤要其用皮弁服之故在
誤以王燕同姓之服概施諸辟雍燕禮耳
又爲天子賓射燕射及諸侯在竟賓射之服
司服疏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案射人職
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
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
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又云其諸侯賓
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
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
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
案王制疏燕射亦皮弁引燕禮記諸侯燕於寢朝服證天
子燕於寢亦朝服天子朝服則皮弁也燕以皮弁則燕射
亦皮弁義例最確賈司服疏謂天子賓射在朝皮弁燕射
在寢則朝服不知諸侯在朝朝服在路寢亦朝服玉藻經
文可據以諸侯例天子則天子在朝皮弁明在路寢亦當
皮弁燕射在寢其爲皮弁明矣賈司服疏殊誤
又案射義疏諸侯賓射有在國在竟之異在竟則從聘禮
皮弁服在國則與天子在朝同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

朝服則緇衣素裳矣

又案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注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又射義疏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此則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攷漢書郊祀志至奉高梁父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後漢禮儀志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注袁山松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又後漢書張純傳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據此則漢制天子大射亦皮弁與司服及射義疏所云鷩冕異又

攷輿服志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據此則漢大射禮公卿諸侯大夫用朝服與郊祀志及張純傳注所云皮弁搢紳射牛行事不同豈封禪大射與辟雍大射禮有隆殺故服亦有異歟又攷皮弁用白布衣而輿服志辟雍大射執事者雖皮弁素積而衣用緇布則又與禮經皮弁服不同唐開元禮天子大射服武弁服皮弁亦武冠也大射用武弁與用皮弁意相近

又案鄉射禮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以鄉射當用朝服元衣素裳若皮弁則爲天子燕射賓射之朝

服矣蓋相承而誤

又爲諸侯大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侯疏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鼜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鄭注云大射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樂記云皮弁祭菜故也

又爲天子受朝宗之服

大行人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疏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疏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此上公之禮也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瑞自冕服九章已下至將幣三享皆行三享已

前之事

案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侯東面而見曰朝鄭氏謂春朝受質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賈氏大行人疏謂行朝禮於朝則冕服陳祥道謂皮弁王日視朝之禮非受諸侯朝覲之服也行人之職統言朝覲之禮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子男冕服五章而繼之以廟中將幣則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未聞不以冕服也今攷大行人冕服九章以下經文康成注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是此節專言朝後享禮不言朝禮也此節經文云建常九旂樊纓九就即覲禮所云偏駕也如以

爲受朝之禮則下云立當車軹是偏袒爲入公門矣又此一節云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謂迎賓也如以爲受朝之禮則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禮天子反出門而見諸侯矣於制皆不可通故鄭注賈疏以冕服九章已下皆爲朝後行享之禮最確祥道徒以廟中將幣文在冕服九章諸文之後遂謂冕服爲未將幣之前受朝於朝之服今攷此節有云禮九牢謂饔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文亦在廟中將幣之前豈遂得謂致饔餼在未將幣之前乎又此節云三問三勞文乃在廟中將幣之後豈遂得謂行享後始郊勞乎故經文序有順逆不得盡以文之前後定節次之前後也蓋冕服九章以下諸文與廟中將幣之文爲

目謂廟中將幣其車服擯介迎送之儀如此不謂受朝亦冕服也祥道又以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者從王之服而春朝秋覲皆然不知天子受朝於朝雖皮弁朝訖而享與覲禮皆衮冕故節服氏從王不特於覲服衮冕即朝訖行享亦服衮冕也朝訖行享要爲朝事故節服氏統以朝言之非謂享前之朝亦衮冕也祥道又謂冕服亦施於朝司服王饗射則鷩冕射人三公北面執璧孤東面執皮帛卿西面執羔大夫西面執雁諸侯在朝亦北面鄭氏謂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射人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固在朝矣王鷩冕三公執璧則毳冕而諸侯亦冕服可知今攷

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賈疏謂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又孔射義疏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據此則司服所云饗射之射乃大射也其服鷩冕本不在朝不得引爲在朝服冕之證至於射人所掌乃賓射之制與司服饗射之射不同孔射義疏及賈司服疏均謂天子賓射在朝皮弁服而祥道旣誤以司服饗射之射爲賓射遂誤以賓射在朝亦鷩冕宜乎其謂受朝於朝竝得服冕也祥道又引康王在朝冕服此尤變禮之禮不足以證常典易祓又曰玉藻裨冕以朝注謂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乃冕服之制如此則知侖圭五等以至繅藉冕服之三等皆朝禮也今攷朝覲通稱覲禮曰諸侯前朝前朝猶云前覲玉藻所云裨冕以朝亦猶云裨冕以覲耳受朝皮弁受覲裨冕裨冕祭服盛於皮弁經言朝王盛服故多舉覲禮言之

又案詩韓奕云韓侯入覲又云元袞赤舄覲禮云天子袞冕負斧依又云侯氏裨冕是覲乃服冕也司服眡朝則皮弁服統云眡朝則每日常朝及六服朝王皆括在眡朝二字之內故鄭賈以受朝於朝服皮弁服也通典載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行聘之禮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時賓亦服皮弁受訖王更服袞冕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此皆以朝禮言之受聘於朝皮弁卽賈

疏所云受朝於朝皮弁也聘訖而享王袞冕宴禪冕卽賈
疏所云受享於廟冕服也杜佑明於注疏故約舉之儀皆
合典要非若宋後諸儒之說也

又爲覲禮勞侯氏之服

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
外注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疏天子當依
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
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

又爲諸侯相朝之服

司服注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
祭之服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疏案司儀諸公相爲賓公皮弁
交擯車迎拜辱出大門

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爲事故
也疏朝服爲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元冠緇衣素

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習
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
惟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熊氏曰此朝服謂

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
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
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

左氏成三年傳晉侯享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疏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迎聘賓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同服公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

案聘禮疏司儀諸公相爲賓公皮弁攷經注均不著諸侯相朝之服公皮弁三字蓋賈以意推之耳曾子問諸侯相見朝服熊氏以爲皮弁服賈聘禮疏蓋本熊氏又爲聘禮賓主人之服

聘禮賓皮弁聘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朝皮弁服疏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亦云侯氏裨冕在廟覲天子此諸侯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入已廟不可以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在廟視朝聘之賓是相尊敬故也

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注於是賓主人皆褐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

案韓詩外傳孔子曰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據聘禮當云皮弁此云縞冠者皮弁色白縞冠以象其色用皮用縞有異耳縞冠素衣非吉服也即司服所謂素端聘服用此不合禮制又玄素衣即素積蓋素裳亦通名素衣詩庶見素衣今箋以素衣釋素裳韓詩外傳所

云素衣其即謂皮弁服之素裳歟

又爲賓及上介受饔餼之服

聘禮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再拜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疏決上賓與上介皮弁

又爲歸饔餼賓拜賜之服

聘禮明日賓拜於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疏此拜亦皮弁者以其受時皮弁故知此拜亦皮弁也故公食大夫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曰賓朝服以拜賜於朝故朝服受還朝服拜則知此皮弁受亦皮弁拜可知

又爲卿還玉及賓受玉之服

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注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疏始謂受聘享在廟時

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

又爲諸侯田獵之服

孝經注田獵戰伐冠皮弁

左氏襄十四年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疏此公射鴻於囿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獵之冠也且虞人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元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

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異於此也左氏昭二十年傳
皮冠以招虞人疏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
招虞人也
公羊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疏時王之
禮卽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又義是也韓詩傳亦有此
文
昭二十五年傳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皮弁以
征不義取禽獸行射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
案白虎通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服
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也韓詩傳亦有此文招虞人亦皮弁卽伐亦皮弁與孝經注及
公羊注同攷弁師凡兵事韋弁服與皮弁異則皮弁亦不
用之於兵事矣左氏成三年傳齊侯曰服改矣注戎朝異
服也疏公迎朝賓當皮弁則韓厥於時亦皮弁也與戎服
韋弁異故云服改若白虎通云戎事皮弁則韓厥在軍當
皮弁迎朝賓服亦皮弁二服正同齊侯又安得云服改乎
隋志巡兵卽戎則服韋弁謂以緤韋爲弁又以爲裳衣猶
守戎事韋弁之制惟左氏襄十四年傳衛侯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可爲田獵用
皮弁之證然獻公軼制之服不足以證禮況彼文孔疏明
云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元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彼
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然則天子田獵之服不得

以獻公皮冠作證也呂覽季秋紀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
操矢以射高誘注云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亦以天子
田獵當冠弁也又攷左氏昭二十年傳皮冠以招虞人臣
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疏諸侯服皮
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獻公射鴻皮冠或
不足以證田獵正服而孔子以虞人不見皮冠不敢進爲
守官則不得謂皮冠非田獵之正服矣孔疏謂天子冠弁
諸侯皮弁則孔子所謂守官亦僅就諸侯之制言之耳與
司服凡甸冠弁服不相妨也隋志田獵行鄉畿則服皮弁
益本左氏傳所載諸侯之制又攷通典宋明帝泰始四年
詔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朱衣裳韋弁服之遺制
也校獵服此可與賈疏正田韋弁服互證後周巡兵即戎
則韎韋爲衣裳乃從弁師經文不從考經公羊傳注及白
虎通而田獵皮弁白布衣素裳則與之合後沿述各殊仍
以弁師經文爲正
又爲天子除喪之祭服
素冠庶見素衣兮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疏喪服小
記惟據諸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
又爲諸侯之復服
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疏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
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
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

案隋志載後周制諸公之服九入曰皮弁諸侯之服八七曰皮弁諸伯之服七六曰皮弁諸子之服六五曰皮弁諸男之服五四曰皮弁三公三孤公卿上大夫皆有皮弁至中大夫則無皮弁蓋皮弁本爲五等命服故諸侯褒服用之惟隋志中大夫無皮弁服與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不合耳

又爲公之襲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

又爲大夫之襲服

雜記子羔之襲也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素端一皮弁一

皮弁一元冕一疏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又云皮弁一者第三稱也

又爲士之襲服

士喪禮皮弁服注皮弁所衣之服也疏云皮弁所衣之服也者亦見死者不冠不用皮弁今直取冠以名服是皮弁所衣著之服也

又爲公之祰服

雜記受皮弁服於中庭

又爲上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之服

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襚占者皮弁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

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士求吉其服獨吉大夫士朔服皮弁

士喪禮疏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文云如筮則史練冠鄭注云謂下大夫若士也則卜者謂上大夫

案白虎通蓍龜篇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於廟門之外似謂凡卜筮皆服皮弁者彼卜筮有皮弁朝服元端之異白虎通統云皮弁未知所指又稱禮曰皮弁素積筮於廟門之外禮無此文或郎據此雜記占者皮弁之文歟

又爲國君弔異國臣之服

司服凡弔事弁絰服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則皮弁

士喪禮疏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諸侯不言君者以其彼是弔異國之臣法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

喪服小記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疏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曰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檀弓已論

案喪服小記疏曰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此說非是諸侯弔己臣不當事皮

弁當事則弁絰經文但云諸侯弔無不當事明文則弔字乃統當事不當事言之也何得云必皮弁乎既云必則惟服皮弁耳不服他弁也凡弔無論當事不當事首服惟用皮弁者止諸侯於士及於異國之臣此文諸侯弔必皮弁錫衰直承諸侯弔於異國之臣下是專據弔異國臣法此疏後說不可據

又爲諸侯卿大夫士當事不當事之弔服

喪服記朋友麻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疏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非此則皮弁是辟天子

也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疏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言諸侯不言君者以其彼是弔異國之臣法案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不見君弔士服案文王世子注君爲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並據成服後今大斂未成服緣弔異國之臣有服皮弁之法則君弔士未成服之前可服皮弁襲裘

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諸侯以錫衰爲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己臣當事則弁絰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絰

於士雖當事亦皮弁又云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士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經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經皮弁之時加卿大夫

文王世子注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

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疏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

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疏大夫與殯亦弁經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經也若主人未小殮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經也

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疏若士大殮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拜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殮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殮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也故士喪禮云君於士視大殮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絰與士異也此所云

皆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麻衰之等已具上檀弓疏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注弁絰如會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者此明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則弁絰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大殮及殯并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殮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

案當事及不當事弔服諸經注所云皮弁服條目煩細今撮其總要蓋成服之後諸侯於大夫兩大夫相爲錫衰諸侯同姓士總衰異姓士疑衰不當事則皆皮弁當事諸侯於大夫大夫兩相爲則弁絰諸侯於士則皮弁士無朋友之恩雖當事亦皮弁未成服之前則不服衰服諸侯於大夫大夫相爲皆皮弁服襲裘當事弁絰不當事則皮弁諸侯大夫於士士無朋友之恩雖當事亦皮弁未成服之前所謂當事者大殮之類是也未成服之前當事皮弁則首冠弁絰而身服皮弁之服也既成服之後不當事皮弁則身

服衰服而首冠皮弁也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云
錫衰是成服後也云皮弁則成服後弔異國臣之首服
也儀禮喪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
則弁絰否則皮弁上云錫衰下云否則皮弁是亦據成服
後不當事之首服也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不
云衰則未成服以前當事之皮弁服也攷司服王爲大夫
士疑衰其首服則弁絰是天子於士既成服來弔身服疑
衰而首冠弁絰諸侯於士則無論成服未成服當事不當
事首皆皮弁蓋天子於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弁絰天
子至尊靡所不伸也諸侯惟於大夫弁絰於士皮弁亦所
以避天子也儀禮喪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

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
又案喪大記疏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
斂則亦皮弁服襲裘無弁絰也此數句未明若以君於士
大夫斷句即與下視大斂數句義不相屬蓋視大斂皮弁
襲裘不弁絰此制君惟施之於士不施之於大夫服問公
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是其證也若斷大夫二字
下與士自相於爲句則是謂大夫士無朋友恩雖當事竝
止皮弁不得弁絰矣不知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服問
卿大夫相爲亦弁絰則大夫自相於雖無朋友恩亦得弁
絰見司服疏與士無朋友恩不得弁絰顯爲兩例不得比
而同之也孔疏此數句或有脫誤又案賀循喪服要記云

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襲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此所云當斂之事不分大斂小斂未見明斷檀弓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則小斂之時尚朝服而襲元冠加絰未得弁絰皮弁服也要記統云當斂之時則似無分大小斂矣鄭注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喪服要記云皮弁絰與鄭注迕宋儒之說當本乎此

又案服問疏云若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啟殯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此數語亦未精晰攷成服在殯之次日大斂及殯時尚未成服則弔者但得弁絰皮弁服未得錫衰服問疏謂大斂及殯亦首著弁絰身衣錫衰殊誤

又案凡弔服但加絰於弁更無帶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疏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絰不云帶故知然也惟弔朋友則諸侯大夫士兼有絰帶亦見檀弓疏喪服朋友麻注云服總之絰帶是成服後服衰麻加帶也檀弓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未成服前雖朝服亦加帶也攷朝服元冠小斂以前之弔服若大斂後即變朝服為皮弁元冠為弁絰見喪大記疏如朋友則皮弁亦必加帶矣以朝服加帶知之也

又案宋志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弔服弔服皮弁疑衰今以單衣白袷為弔服隋志梁制單衣白袷以

代古之疑衰皮弁爲弔服陳制同攷晉志魏武倣皮弁爲
幘宋志幘作帩則帩仍皮弁遺象單衣卽深衣用十五升
布疑衰十四升布則單衣與疑衰亦相近故隋志云弔服
單衣白袷以代古之皮弁疑衰然疑衰乃君弔異姓士之
服皮弁乃君弔大夫不當事之服弔服不論大夫士及當
事不當事概倣疑衰皮弁與古未合隋志云其弔服錫衰
以哭三公緦衰以哭諸侯疑衰以哭大夫本於周禮司服
隋志又云其弔服諸侯於其卿大夫錫衰同姓緦衰士疑
衰其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公孤卿大夫之弔服疑衰素裳當事弁經否則徒弁
經皮弁亦如之士之弔服疑衰素裳當事弁經否則徒弁
攷文王世子注弔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隋志同

姓緦衰士疑衰二句承諸侯於其卿大夫錫衰句之下則
似同姓緦衰專指卿大夫之同姓者士則不計同異姓概
用疑衰矣與鄭注不同其云士弔服疑衰素裳則鄭喪服
注所云士弔服疑衰改其裳以素辟天子者也最合經義
又爲既夕乘車所載之服

既夕記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鞔載皮弁服

又爲公於公族變降之服

文王世子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素服於
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
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
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疎之比也素服亦皮弁

矣疏案下曲禮重素鄭云重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爲衣裳也此素服亦然也於凶事爲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爲吉也於吉事爲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爲領緣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爲凶也又云諸侯亦爲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

案經云無服注云不往弔謂不服此錫衰縗衰之弔服也但如注所云亦皮弁則已異於衰服矣今必變皮弁之白布衣以爲素衣者破公卿大夫士未成服之前如不當事則皮弁服襲裘公族刑辟公冠皮弁而服皮弁之常服不特疑於吉服且反近於未成服前不當事之弔服矣故變白布衣爲素衣衣裳皆素與大蜡之皮弁素服同鄭特牲素服以送終也蓋公之爲斯服也亦第哀其終而送之耳